

性 / 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專號

第五、六期合刊 1999年6月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Nos. 5-6, June 1999.

我記錄是因為要看得見 看見我，看見他，看見妳

土著

回到 P 城之後，有一晚，我做了一個夢：

我在街上走著，很清楚自己下一刻的方向，街上熙來攘往，沒有人特別去搭理行經自己身旁的人。突然，一個身穿紅色外套的人，毫無預警的靠近我，接著不分青紅皂白就緊緊抓住我的手，我掙脫不成，反被扭倒在地。此人兇神惡煞也不問緣由的朝我身體猛踢，我抱著頭蜷縮著身體，一面承受拳打腳踢的痛，一面期待著路過的人拔刀相助，然而同時心裡又非常清楚的知道，終究不會有人出手相助的。沒道理啊！而此刻的我，也的確睜大著眼，看著好奇圍觀的群眾，以及匆匆路過顯得忙碌非常的行人。

Z 校，似近似遠的詭魅城堡。

初初來到 Z 城堡，就直覺理性將不會閒著，因為 Z 堡真的美。

然而我卻心繫 P 城市，只因 Z 堡沒有心上人。

為免心繫兩地的痛楚，打從註冊那一天起，我就謹小慎微地處理發自心中不絕如縷的讚嘆聲，我小心設防 Z 城堡的媚惑，圍堵自己「再看一眼就會愛上」的脆弱。所幸做得不錯，上半年每個禮拜中，我利用與情人共度四天的春光，以盡情吸納 P 城的好，為的是建立足夠氣力，以應付其餘三天 Z 堡所散發的魅。於是到了下半年，當還有人對我身為堡中的一員而發出羨慕的驚嘆時，我果然有著一種懶得答腔的疏離反應，心裡想著：大驚小怪！美的地方到處都有，真是偏執。這種心情將近維持了一年，直到最後一個月……

因為臨近期末功課多，就不再每個禮拜進 P 城，這一停留就是一個多月。事實上從第一個禮拜起，由於專心用功之故，很自然地就疏於理性思維，無暇管東 Z 堡隨意四射的優美騷動。從我起居和用功的住處開始，我忘情的享受起屬於我住處十樓高的 Z 堡視野。

住處的西面窗除了斜對面的公寓旁有一棵三樓半高的長青樹外就全是水泥樓房迎面矗立，最遠視線不超過三十公尺，最近的是連吃哪一種泡麵都可以知道的距離。要看見西面的溫柔景致，也就只能等到晚上斜對面的三樓人家點上房裡的昏黃圓吊燈，當黃色光摟著黑色葉，映出搖搖晃晃的樹身影，才多少減去西面窗的單調乏味。不過這種需要起身接近窗邊才有的賞心畫面就大大降低了我的熱切慾求，轉而仰賴東面的方便。

在房裡我多半坐在椅子上，只要打開房門，住處東面的開闊就可以盡收眼底。房門大開的效果不但除去了東面牆所造成的視野障礙，也因為這視野退得更遠而改變了我住處原來的狹小空間，我不再覺得是獨自坐在數坪大的房裡閱讀，斗大且寧靜的月亮會低低垂掛陪我伴讀。我滿心歡喜的接受這屬於頂樓的遼闊與清靜，遠離四下人聲車聲的擾攘不休，除了睡覺和洗澡外，我很少關上房門。無論是近處鑲在無數樓房中的無數方格子門窗於日夜之間在兩色中變換，或者是最遠處只在晚上才現身的 P 城夜景，這些在房門外整天都未停止過變化的動態演出，事實上已成為我房間的一部份。我時常邊閱讀邊抬頭看向右方天色的轉變，

這不但是作為我獨自用功的慰勞獎品，也已是我用功時的習慣，一整個晚上寂寥的天空，時常只有月亮睜大了眼，巴眨巴眨的望呀望，瞧瞧我用功不用功？或者風大了點，吹得月亮灰白了眼，像是打起了瞌睡，混濁無神的模樣，似乎也在暗示我快快就寢，不用唸了，就休息一天吧！直到清晨大約五六點間，黎明接著迫不及待的粉末登場，難得幽雅的五顏六色變裝迅速地嚇走了一整夜的靜默。偶爾，黎明的放肆會讓我激動的掉下淚來，激動的想著我感愧疚的種種……這些全記錄在我的電腦中。

我放任自己的目光，隨心所欲的伸向更為遠處的 Z 堡園景，細心地感受以前刻意忽視不去感覺，免得徒增留戀的 Z 堡景物。每天下午我如獲鬆綁的心境大膽的呼吸，指向出現在我眼前的每一幕畫面。靜靜立在草地上的鞦韆，輕快地掠過天空的不知名長尾鳥，我遙望高高低低的天際線，我的每一吋肌膚細細的咀嚼初夏裡帶著暖意的陽光，就在清風的吹拂下，通徹身心的舒暢。我第一次強烈的感受到我與 Z 堡冰冷關係的解凍，溫心體會隱隱約約但已然出現的新的和諧與新的默契的喜悅。

正當我密密實實的整理四個禮拜以來自己與 Z 堡住處與 Z 堡花園之間的溫暖清甜時，上個學期的課程也告結束。我一方面想著快點進城會情人，一方面則急急忙忙地趕著第一份學期報告，我決定再留一個禮拜，提早把這份作業完成交出，好回 P 城輕輕鬆鬆過日子。為了如期完成，我全副精神幾乎都放在作業上，難得外出，房裡堆滿了食物，除了與情人每日一通電話外，開口說話也是與同學討論作業上的問題，在作息上則如往常。每日午後醒來，用餐，喝咖啡，寫作業，不寫作業時，也還是想著如何寫作業，躺在床上睡著之前會想，洗澡，坐在馬桶上照樣想，習慣性的望向房門外的天空，攫取片刻屬於房門外的悠悠靜靜，這也如往常一般穩定了不少正趕著作業時的焦慮亢奮心情，就連我的拉肚子習慣，也如往常。

就在預定進 P 城前的第三天，這份報告已接近尾聲，下午再與同學互約做最後一次討論。結束後我未再逗留，只想著趕快回去完成它，就

與同學說了拜拜。在快步穿過教室旁的長廊時還遇見這份作業的老師，問我：妳怎麼在這裡？我笑著拿出手上的作業晃了晃說：討論報告，來用功嘛！就返回住處，煮了一杯咖啡，啟動了電腦，左思右想寫著寫著，正在興頭上，又想拉肚子，看了看時間又過了一個鐘頭，就進到浴室坐上馬桶，浴室的門未完全關上，留下七八公分寬的縫。這是我的習慣，

一波一波愈來愈強的空白，壓倒過來，我的暈眩一陣似一陣的更形凝聚濃烈而沈重，喉頭緊縮，心頭窒悶的像被重重擊過，緊緊地蜷縮，伸張困難，呼吸困難。

舉步維艱……就此遁逃？然而，逃到哪裡？

當意識的照明燈打亮，潛入深邃的記憶幽谷，開始穿梭檢拾斷簡殘篇時，故事一一圍攏過來。從原來的長鏡頭，到現在的特寫畫面，鏡頭的捕捉有意識的愈顯遲緩，似乎有意的拖延，不願進入另外一人出現後的故事裡。

浴室的門留下縫隙，一是為了看看房門口有否任何動靜之用，二是不喜歡意識清醒的獨自一人待在小小的密閉空間裡，然而無論原來有意識的目的為何，無意識的習慣已經養成。這次在我進浴室前，也未前去關上房門，坐在馬桶上舒舒服服的放出體內作怪的廢物後，心裡尚且想著作業中的問題時，一個黑色巨物突然猛烈的撲倒過來，就如同一個異物，突然飛近我們的眼睛時，眼睛瞬間的緊閉合上，無須意識指揮的自然反應一樣，我的雙腳雙手也是自然的伸出抵擋。在第一次擊退這龐然大物，尚且來不及用意識反應這突如其來的異物就是一個人時，第二次的攻擊就緊接而來，這時遲來的意識知覺才緩慢跟上，我的脖子已被架著一把刀，看見他頭罩著絲襪，心裡還嘮叨著這人臉罩絲襪，但面孔還是明顯，真是白癡！這個人已氣喘吁吁的告訴我：「我很缺錢，我不會對你怎麼樣，你把錢給我，我真的不會對你怎樣，我真的很缺錢。」我的驚嚇錯愕在確定了這異物就是一個人後似乎稍稍獲得一些鎮定，然而我並未立即地認知或察覺這種要錢的方式是不對的，心裡還想著：「其實你不用這麼緊張，我也不會對你怎麼樣，你真的缺錢，我可以給你啊，

不需要這樣冒險。」所以就告訴他：「我可以給你錢啊！」「在哪裡？」我竟還天真的想：你出去外面，等我擦好屁股，出去再拿給你，要還不還隨便你。於是我就要去推下他拿著刀子的手，我說：「你出去外面等我，我穿好褲子，等一下拿給你。」可是他的手雖顫抖卻頑固的不移動一下且嚴厲喝叱：「不行，不用穿褲子，你會亂跑，你會尖叫。」他這樣一說像是同時提醒了兩個人，我心裡是想著：對啊，我剛剛為什麼沒有尖叫，現在叫，他已有戒備，會有危險；而他似乎也想到了他準備的布巾，就往我嘴巴裡塞，接著我的嘴，我的眼，我的雙手，一一被膠帶粗魯綑綁，獨留下我的雙腳，其用意昭然若揭。他已經說謊了，我心裡在想：原來我還不想報警，現在等你走了，我一定要報警。（我太過相信警察的同理心，以致於錯失追蹤此人的機會。）我完全配合，未加抵抗，待他暫離浴室，拉下窗簾、關上門，房內已走了一圈，四下環顧完全，此刻他原來緊張的心情我確定已經獲得了抒解。隨著他緊張的退去，這下我才開始真正緊張起來，我心裡自然的默禱起「南無阿彌陀佛」，僅只一聲後，想起自己是坐在馬桶上唸誦佛號似乎不敬，就沒再往下唸。「那麼，能做什麼呢？」才發覺自己應該專心面對，在這瞬間竟也飛來小小的興奮：「這種危險的事怎麼會被我遇到？」「社會新聞」，「這應該是螢光幕中的畫面」，許多念頭快速閃過，其中也夾雜著方才所發生的片斷，以及「事後我要如何描述？」「事後？」「這個歹徒如有不悅就殺妳滅口」，「我的生命在幾分鐘後就會結束，事後？沒有事後了！」此念頭突突地嘎然而止，我不敢再往下想，停止所有胡思亂想，真的開始很專心的注意起這個人來，我細聽他每一步動作的方位及用意。

在這一個鐘頭的性、金錢、暴力、還有無恥的渴望救贖的矯情戲碼裡，過程始末也猶如儀式進行般的上演。

人的一生，就像是由無數的戲碼交織串連，戲碼與戲碼之間可能互有關涉，也可能毫不相干，然而在每一齣戲裡，努力勾勒出心目中滿意的自己，確是每一個人的理想。小時候，戲的導演多半是父母，愈是長大了，自己導演的成分也逐漸加重，在公領域，與人

合導，在私領域，盡量選擇自導，萬不得已，也是無可奈何。

在已有些暑意的台灣乙堡，我與這位非計畫中的不速之客，合演了一齣近乎默劇的對手戲。正因為話說的少，每一舉手投足間更是飽含了意義，他是導演兼演員，我則是被迫參與演出的臨時演員，戲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個鐘頭，卻強烈的蔓延了無數個時日。

強烈指涉恐懼對意識知覺的威嚇效果，威嚇力的持續作用是伴隨著對這乍生未預警的一個鐘頭記憶的牢固。假如記憶不會輕易消逝，那我該如何剝去恐懼？

恐懼是如何生成？又恐懼的來源在哪裡？

在整齣勉力為之的即興表演中，愈是意識知覺來不及指認之處，在往後的日子裡，就愈是積聚恐懼能量最大的地方。於意識措手不及下，突如其來的龐大黑色異物，似乎正是我最不能和不敢憶起的鏡頭。在我盡可能的描述完全這一景發生的前後時，我緊繃瑟縮的心理似乎也鬆綁了些？為什麼？

異物，剎時的入侵，就發生在無聲無息之中，一個完全寧靜完全為我與作業相互吐納彼此所屬的空間。空氣流動十分協調的韻律在煞時間受到立即的搗毀，寧靜中的轟隆巨響，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恐懼，以及恐懼一個偶發意外所發揮的強制干預力量，於當時，尤其是在日後這個異物已不復存在的日子裡，我開始懷疑生活中自己辛苦所建立的一切，終是脆弱，終是敵不過一個偶發的意外。計畫永遠跟不上變化，我再提不起勁生活。就努力消極吧！

然而我依舊感到害怕，我的恐懼從未因為我的消極度日而褪去。除了恐懼，我還懊悔，懊悔自己當時只在片刻中就相信並同情他的確有困難，於是就被套牢了。

可能出於他顫抖的聲音，他抖得厲害的手，就同情起他何苦冒險搶劫呢？結果是我會錯意了。幹壞事，誰不緊張？除非不怕死。然而怕死的人多，不怕死的人少之又少，也就是說，他的緊張並非

出於他行搶的愧疚或不誠實，反而是怕事跡萬一敗露後隨之而來的懲罰。

我會錯意了。我譴責自己愚蠢加笨蛋，而承受這種被騙的痛苦，並不下於因為恐懼而來的苦痛。我狠狠的告訴自己，哀求自己別再相信任何人；然而篤定的抱著這個想法度日，我的日子還是照樣痛苦。

除了恐懼、懊悔，我無以制約的想像遊走也讓我深惡痛絕。尤其異物入侵時的駭人畫面，它的不確定性最高，就更助長了得以有其它可能的想像空間中：假如我沒有陷入統計作業的沈思，而能如往常一般邊坐在馬桶上邊凝視著反映在左側西面玻璃窗上的門口動靜？假如我無須如此鎮定而立即尖叫？假如我沒有可憐他缺錢，並立即察覺這種要錢的方式就是不對的而極力喝止？假如我沒有在未全力阻擋之前就覺得沒必要對打？假如我……？

這一點最讓我覺得奇怪。我不知道在相信他真的缺錢爾後應該在什麼時候抱著「就給你錢」的態度來曉以大義，因此也覺得一時間無須反擊，當然，等到我嘴巴真的被堵起來的時候，我連曉以大義的機會都沒有了。儘管我還想繼續說話，這個王八蛋還跟我說：不用說，不用說，你只要點頭或搖頭就好了。

他可真體貼，一切設想周全，劇本的發展他早已規劃完全，容不得我自作主張。然而我倆戲碼的勾畫，事實上就非完全出自他的手裡，極大部分是根據社會中對待兩性的刻板印象而來，所以呢？我要自問的是，儘管平時的我再表現出多少男性氣質，然而真正面對武力威脅的時候，我骨子深處所受到女性意識教化的時日畢竟大過於後來對性別刻畫的自醒／省。我不會選擇主動反擊，在未打架之前就先認輸，這才是「我在沒有全力阻擋之前就覺得沒必要對打？」的真正理由，而並非是因為「相信並可憐他缺錢所以才沒有出手反擊」。

然而我的鎮定、沒有尖叫，似乎又多少是出自「我以為」傳統

男性特質的一部份。之所以稱做「我以為」，是因為「尖叫」一事確實是我還年輕時對性別氣質的幼稚分配，暫不論社會中性別文化的確實分類為何，這的確是我早年經驗的養成及認知，儘管後來的認知有異，然而再深刻的反省都還來不及確切內化以自然履行前，事情已經發生。總之我已經說不清真正沒有抵抗的原因是什麼。

況且鎮定的理由也並非完全出自學習男性氣質潛移默化後的表現，這個鎮定再進一步深究似乎也可以歸因於打小時候起，中心已有過的無數次性暴力模擬演練，甚至是非常細步的沙盤推演，以致於在真正面臨暴力傷害以及可能接踵而來的性威脅時，鎮定的生成仍然是先於恐懼的發生。

另外，對於性暴力中加害者愉悅與受害者恐懼之間的必然關係，我早先已有反省但是不以為然，而這反省不僅在於我對加害者以性的得逞而深覺滿意感到痴傻外，也表現為我在打開房門及關上房門的行為預設上。前者所發揮的影響是，當一個完全陌生的男子闖入我個人私密的房裡，在面對隨時可能發生的性「傷害」時（以加害者乃至整個社會輿論的眼光言之），我並不特別對此感到恐懼或者慌亂，而自然地代之以鎮定，結果反令這位加害者有些氣餒；因此稍後我還必須佯裝受挫及痛楚以撫平（欺瞞）這位加害者無以遂行的勝利者姿態。（也就是在地上完事後，在我回到自己的馬桶位置上的短短距離中，我假裝腳軟沒有力氣前行，為的是表現出自己心裡受到的極大創傷）。

而對於「開門、關門」此一行為的意涵言之，長期以來，除了睡覺及洗澡外，房門一直是打開的，縱使是在深夜，邊閱讀邊傾心陶醉門外天色的轉變，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同學朋友對我警告，現在學生品行不可信任，以及社會治安敗壞，最好將門關上比較安全，我仍然不以為意。儘管我可以「感同身受」的參加悼念彭婉如的晚會，參加因白曉燕案而發起的 518 遊行，乃至於參加發生在各校園中聲援「受害」者的種種相關活動，然而現在回想起來，之所

以參加這些活動的意義，似乎都不是出於我對這些惡人同樣的感到恐懼。儘管我憤怒，我憤怒的是這些加害者無端帶給當事者及相關朋友的困擾，因此參與這些活動的意義似乎更是出於對這些受害者恐懼的同情。

我沒有深究我所同情的無端恐懼對當事者的深刻影響，甚至輕視了這種如同幽靈附身般的恐懼所帶給當事者在生活中的困擾。雖然我可以感性的認知「當事者有困擾是在所難免」，然而我更以理智來相信，「事」已成過去，因此事而起的「困擾」也當過去。我輕忽了無由恐懼的力量，也大機械的面對剝去恐懼的繁複作業，因此儘管有再多的好心提醒，提醒我現在的人心險惡，我仍然對這些社會的惡抱著些冷感，我的門仍不加深鎖，我也並不特別對加害人行為感到恐懼。這又是我的另一起誤解。我以為既然「性的傷害」行為對我並不特別構成威脅，那麼性暴力倘若發生，我也不會特別感到難受。然而事情發生之後的當天晚上，無由的害怕仍不停滋生。當夜我也才恍然大悟：儘管女性主義已教會我如何免去性可以對我造成的傷害，然而女性主義卻無法教會我如何免去在暴力威脅中所產生的恐懼。

此刻，我像是一只水果遇上一把刀。如果任何的回擊只會換來更多的皮綻肉開，我也就不禁再聯想起當年處於白色恐怖時期受到偵察、審訊的政治犯處境，似乎唯有等待才是度過當下不公義安排的最「友好」回應。

我衍生了無數個不同後果的版本，然而無論版本發展的好壞，每一次想像都猶如再次身臨其境而讓我膽顫心驚，結果就是我不只有一次異物入侵的猛烈轟擊，而是有無數次的異物入侵。

如果意識的措手不及是造成我日後恐懼的最大來源，那麼表演中的即興發揮就居於第二。縱使戲的內容了無新意，也並不陌生，在許多的虛構故事中也早已被薰陶熟稔，然而臨場演出時，多了導演的暴力目光，以及不得不為的屈從附和，就加深了原來儲存記憶

時的刻畫力道，這與看戲後心有戚戚焉的模擬仿演大為不同。

我仍是我自己故事中的當然演員，腦中紛飛無序的畫面一一嵌入我後來的生活之中。即使在這場戲的的確確早已經結束了的往後生活裡，於完全互不搭涉的戲碼中，這一個鐘頭的任何一幕畫面，都能夠搭上契合的頻道，冷不防地猛然一現，沒有秩序，不受意識的管束，這是最不能忍受之處。我的身體、我的記憶、我的意識，全然碎裂分離開來，不再是意識管理下的一個整體，這一個鐘頭的身體經驗有了它自己的記憶系統，我的意識系統就只有一再疲於奔命的追趕在後，狼狽的意識化凌亂且老先行一步的無意識身體反應，這是無關乎原來戲裡恐懼的另一種更大恐懼。

這種恐懼來自於不確定性的無所不在，來自於對意志意識能力的信任崩潰。在生活之中與之對應的當下意識，二者原該互擁的同一畫面與和諧步調不斷的被莫名打攪，無以連貫。假如這孤立無援的一個鐘頭已成為過去，而當下的意識知覺為真，我仍然不是完全的生活於當下的生活之中。現在與過去交錯橫生，屬於原來當下意識的知覺重心，時常悄悄地飄忽游離到這遙遠的一個鐘頭裡，在我每一次當下意識的返回，就是一次的驚覺，驚覺於這一個鐘頭的貼近，也慶幸於當下身體的遠離。

出奇不意的身體反應／意識，於知覺意識邊緣不自主的低意識畫面，皆歷歷鮮明的跳躍復返。憑藉「當下為真」的意識信念，逐一取攬拼貼飄忽不定的想像遊走以將其固著，及耐心地意識化身體的低／無意識反應，以束縛不確定性的張狂，也為了降低知覺意識以外的脫序可能——這就成為我日後生活對抗脫序恐懼的最沈重工作。

從頑強管制身體的不自主緊張，到不再特予理會，身體不自主的四下張望，頻頻前往察看房子大門的鎖、陽台、窗戶，甚至不很信任鎖的功用，一看再看反覆檢查。偶爾我真動了氣，覺得煩，但還是不得已會提醒自己：身體也夠緊張了，就輕鬆一點對待，別再

增添壓力，否則兩敗俱傷。在不得不放任安撫的同時，我倒是沒有忘記知覺意識的整編，隨著失序失衡的跳躍鏡頭逐漸穩定，對於現下得以聯繫起這場戲中的任何一景一物，我竟也不再特別生畏生懼。

為了再進一步阻絕故事自願自地孳長以及無止境延伸的羅網，也為了力求於不同時刻放入故事中的任何一幕都能夠釋出相同的情緒元素，能夠使每一幕意符與串連故事的意旨間都有準確而恆久的連結，於是我開始有了紀錄這整個故事前前後後的慾望。而當我想到分析的可行性，得以任我支解再重組這整齣戲碼時，我的心都不禁發顫。發顫的心是起於觀看位置的反轉：我既是這場表演的參與者，也是這場表演的唯一觀眾，我既是一個被施暴的客體，也是一個述說故事的主體。

於是——

原來洗澡時不敢正視鏡中自己裸露的身體，似乎自己的目光在那天起已多少受到箝制，遂偶爾不在現場，代之以這位歹徒的銳利目光。我的目光形同歹徒的監視而自然閃躲立在眼前鏡中的我，然而作為被迫參與這場默劇的演出者，似乎也被迫賦予觀眾的資格及能力。

在我的身體隨著歹徒起舞時，我曾努力體會何春蕤所言：在這最沒有出路的時刻，將強暴視為最難得的性高潮。當然我深知她企圖將被迫承受的無可奈何轉化為積極的順便的享受理由，然而表演中身體上確實的痛讓我無法全心投入，以致於目光不由自主的飄飛升高。

我俯視著地板上活靈活現的表演，聆聽著右側送來的音樂，是為我自己所播放純是樂器演奏的阿根廷民謠。在房內的每一物件早被歹徒破壞殆盡，就獨留音樂維持現狀未加破壞，而之所以不被關上，完全是為了遮飾房內的狂風暴雨，隔絕房內傳至房外的任何異常聲響。隨著抽絲剝繭事件中歹徒的行為符碼，黏貼屬於自己詮釋

的意義後，我蜷縮壓抑的目光漸獲舒展，也開始獲得反窺歹徒行徑的勇氣。

可能廁所內方才拉出的大便味還在，我也還坐在馬桶上，這位歹徒還真幽默的反問我：你後面擦了沒？我未作聲，等著他來服務。他老大不願意的連抽了六張面紙，口氣頗差的說：轉過來。隨後我的屁股就在他的無可奈何下被擦了乾淨。

被擦屁股的記憶，都發生在幼稚園之前，將屁股翹得老高，等著任何一位願意幫我擦拭的人，之後年歲稍長，也就沒人再願意幫我。當我被迫學習如何擦拭時，其實我早已私自學會，只是喜歡有人可以依賴，如今我年已二八竟然還有這種機會，如獲孩提時代未經滿足的需要。

無論歹徒是出於愛心或嫌惡，總之他就是服務了，當然無庸置疑的，從他企圖用六張面紙以便最好將整隻手都裹住，得以完全不沾粘任何大便的懼怕，就應知他是十分的嫌惡，而這個嫌惡更是出於他不願意接近一個身後還附有大便的人。他陽具的「聖物」，怎能與一個他得以任意玩弄的癩三（我）的再度癩三（我的大便）同時並置？這無非是減低了他陽具的崇高，所以他寧可用他較不損及男性氣概的手來擦去我的大便，也不願意他的陽具可能沾惹一丁點我女性的再廢物，因此他寧可選擇甘冒手被大便沾污的危險，也不願他的陽具置於大便附近。他的陽具只能親臨潔淨的身體，否則這不是有損於他陽具的神聖性了？

至於金錢或性，孰重孰輕？我以為對於一個裡面沒有多少銅板的鋁罐都可以被他看上，全不放過，以及我裸露的身體竟不能勾起他陽具的堅挺（可能我的身體真的不美吧），他必須先行自慰反覆多次（我左眼睛下方的膠帶未被封死，留有縫隙，而透過這個縫隙所能搜索到的局部視線已減輕了我很多焦慮，此刻我並不是完全倚賴平日並不善用的耳朵來做判斷）——都在在證明了「強暴不過是迫使他者保持緘默的儀式」。

他根本沒有性的慾望，而之所以有心戕害我的身體，其目的在於確實的威嚇我，以作為我永遠保持沈默的手段。然而在行使手段之餘，他又希望得以如常人做愛般，有觸動感官神經後情不自禁的撫摸，然而他草率無心的撫摸，僅只兩下，我的左胸部。而且他努力演出，為求符合影片中性愛操作的模式，以比手劃腳擺放各種不同姿勢的結果，還出現了他的陽具根本放不進我身體的窘境，直讓我覺得完全如儀式操演般，毫無創意。然而也在這個時候，竟是我一整個鐘頭中所能夠感到最安全的時刻，因為此刻的他非常專心於演出中的自己，以求符應於他心中的性愛畫面，除非他有戀屍癖，否則我就是安全的。因此在稍後，當他冒險欲求的金錢已到手，嚴厲的警告儀式也做了，他還不走，餘下的任何可能再有的舉動，已非我之前所能估算，心中的恐懼——「殺我滅口」——愈來愈強。

他在我房內來回走動，偶爾撥動百葉窗上的塑膠片，就發出清脆的喀吱喀啦聲響，每一次撥動都增加我一次緊張。我聽到窗外傳來同學們呼朋引伴的相互邀約，適逢學期結束，笑鬧聲此起彼落，就更凸顯我房內的孤立無援與緊張，我的喉嚨乾渴欲裂，此時對嘴巴無法閉合再用水來滋潤而有些分心，然而隨即又不得不對自己的分心發出小小的生氣及警告：這麼一點點身體上的折磨都無法承受，我如何專心因應待會兒突來的變化？

許久許久，這個人終於說了話：人太多，我現在出去很危險。「賤人，你出去危險，留在這裡，我就不危險？」我心裡偶爾咒罵起他，也就更篤定的想，他一離開，我該如何掙脫，如何採取將你繩之以法的最有效步驟。但在同時，他似乎又沒有離去的意思。之前他對金錢的飢渴及對性的脅迫命令，儘管與暴力結合，但卻是企圖明確，心中理出個譜倒是不難，然而現下的毫無動靜卻完全是在想像範圍之外了。在每一刻，我飽受著對未知情節的恐慌，感覺到他的靠近又遠去，我開始做著最壞的打算，臨死前能做什麼？如何讓別人發現我？

他終於又說話了，就在我的耳邊以極為輕柔的聲音問我：你怕不怕我？

我思索出一個最中庸的答案後說：一點點。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會滿意的答案是什麼。隨後從他的提示，發出厚重且帶疑問的聲音「嗯…？」，我才知道確切答案而立即補上：很害怕。

我的嘴裡雖塞著布巾，似乎也不阻礙他分辨我極努力欲說清楚的話語。之後他數次發出重重的嘆息聲，很明顯的是要我聽到，在當時我還真摸不著頭緒，不明白此舉的用意，後來才弄明白，這位貪婪的歹徒乃有意顯示出他的無奈、惋惜、不知情，以作為彌補他所犯下罪惡的自我最後救贖。之前他曾問我：你有沒有男朋友？我仍以中庸的答案回之：不算有，因為我還是猜不出他所問的用意為何？後來他乾脆問我：你是不是處女？在我回答：是之後，他也並未採信呀！我的回答無論為是或不是，根本就無關乎他問這問題的目的，我的回答純是為了配合完成他離去後自我救贖的貪婪心理。然而這個自我救贖的邏輯真是簡單且容易到一廂情願到自欺欺人，他無賴的回我：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既然這位先生心裡早有自圓其說的答案，幹嘛還多此一舉問我，問我只是「禮貌」的儀式性提問。「先禮後兵」只是為了彰顯你有意粗蠻的情非得已，等到完事後，他才又改口說：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處女。可笑至極啊！自導自演，自言自語，我預備回應的話語完全多餘。他明明做著壞事，還想要擺脫做壞事後的「自我良心」譴責，明知手拿利刃，還佯裝不知情故作遊戲狀，往別人身上畫了幾刀，真流出血來了，還請求對方的原諒：哦，我不知道這真的是一把刀呢！

最後他再次靠近我的耳邊，脖子上有刀子的冰涼，他仍以相當輕柔的聲音說出極為不友善的話語，這樣就更凸顯了他輕柔話語本身的極端威迫力：「你不要搬家，不要報警，我還會回來找你，我要把你的電腦帶走，（我第一次搖頭示意不要），你電腦中的作業，我會 copy 一份寄給你。（為了電腦，我連續搖了搖頭，說了：不可以，不可以，我唯一一次拒絕且帶懇求的聲音。但是他簡短有力的回答：不行，根本就不理會我的請求。既然如此，他無必要告知我啊！這除了與上述救贖行為如出一轍外，更符應於男（父）性的霸權心裡，以為告知就等同於商量，就

足以稱的上是尊重、仁厚的恩賜行徑。)待會兒，我會把你手上的膠帶割開一點，好讓你可以打開，不准搬家，我會回來找你。在我離開五分鐘後，你才可以站起來，打開膠帶。」

我一面專心的聽著他說話的語音，一面計畫著待會兒如何將他繩之以法的步驟。結果我太過信任執法警察的辦案誠意及辦案的神通廣大。儘管平日對於警察的抱怨及不信任也未停過，然而在當時我竟自然地轉而仰賴且信任起警察的同理心，「相信」他們會立即的採取行動，將整個街道團團封鎖，讓這位歹徒受困於四面的圍捕而無法頓逃。這是我當時非常非常天真的想法，所以我立即的報警了。報警後，我把門打開通知隔壁寢室的人，詢問此人下落不著，原欲自行下樓跟蹤這位歹徒，因為警察遲遲一刻不來，就可能錯失一分擒拿到他的機會，所以很想下樓，但是又怕警察過來的時候，找不到我的人。在當時我還真深信不疑：警察有我想不到的抓人辦法。雖然我仍然著急的到窗邊往下觀望這人的身影兩次，但卻已遍尋不著，不過我還是告訴自己沒有關係，警察很有辦法的。

結果警察有我「想不到」的抓人辦法，就是：在我已打了兩通電話通知銀行止付，還與隔壁寢室的人於閒聊中獲知這位歹徒已不只來過一次，我又再打電話通知我的兩位同學，再想到打電話到學校找兩位老師，在這麼漫長的時間裡，警察還遲遲不來，結果竟來了一通電話問我所在地點。我已經給過地址，管區警察會不知道？在警察終於出現後，我耐著性子一一回答完全無關乎抓人的問題，我心裡仍在說服自己：這是「必要」作業。我急著回答警察所問，以盡早結束這「必要」的手續，而兩位警察則怠慢的亂發問題，譬如問我：你有沒有動過房裡的東西？「沒有。」那這個水杯是歹徒用過的嗎？「是我用的，因為我口很渴。」「除了電話、桌上的錢包、和這個水杯之外，我沒有動過其它東西。」然而「吊兒郎噹」不甚積極的警察眼神告訴我：你不應該喝水，你應該驚慌失措的不知道要口渴。喔，當時我還真有一點心虛，會不會因為我表現的不

夠緊張不夠楚楚可憐，才讓警察誤會事情不是很嚴重，才讓警察有了怠慢之心？現在想想，當時我報案之時，倘若我說的是：我的住處發現了屍體，是不是警察會較勤快些？

真不知是起於怠慢或沒有經驗，兩位警察還在警車裡搞不清楚接著應如何處理並再次相互討論時，我完全感受不到警察欲前去抓人的緊張或振奮。二位商議罷，又前去警局，沒讓我們進去，我與兩位同學三人就坐在警車裡等。我看著警局依然靜悄悄的，並沒有因為我們的到來而有特別的動靜，完全不是如我所想，會有許多警車啟動警笛飛嘯出擊。至此我心裡原來嘀咕著的問題：「警察為什麼不趕快派人去抓歹徒呢」已漸趨疲軟，又隨著警察不知道應送我去哪家醫院再做討論時，我油然而生起一種誤入賊車且為時已晚的感覺。

這份閉塞無轉寰餘地的不舒服感，導因於期許的兩層落差，一是對自己的，二是對警察的。這個為時已晚的失落是大大超過先前欲「曉以大義」不成的為時已晚，所以到了晚上在警局作筆錄時，當警察「嘉許」我表現得很好時，我也只能苦笑的回答：假如我表現的好，就應該跟蹤歹徒的行蹤。當然警察不會懂得我的責備之意，當時我深感無奈，最最激情的憤怒表現就只會是如此而已，我責備不出口甚至憤怒不起來。就在我面前的人都不算是壞人啊！只不過他們無法對我的淒涼感同身受罷了。我尋求落差後的縫合，以排解存在於警局內普遍性的冷淡及散漫，雖然我也很想告知：你們根本就只是耽誤了時間，做筆錄固然重要，但抓人的行動呢？我的鎮定不是為了等你們來嘉許，而是為了減少你們記下歹徒特徵的時間，好可以盡快去抓人。我的鎮定是勉強為之，等著正事結束就要好好哭泣了。但是我什麼都沒說，我專心的回憶，也努力對他們嘉許的話語不以為意，直到作完筆錄、按好指紋，唯一一位我感到親切的警察先生再度對我說：妳真的表現得很好，沒有人像妳這樣，這也不是你的錯。「我的錯？」「我表現的不正常？」我直直盯著他看，

而想起我的父母、我的至親好友，終於眼淚奪眶而出，順著面頰滾滾落下。

從當時周遭的氣氛來說，很明確的我收到一種「我必須要哭」「必須要感到悲痛」「必須要將這事情隱瞞」的訊息。這是很明顯的鼓勵甚至帶有那麼一點點強制性。於是我的感受便在自己「天真的」以為和社會「公式化」的賦予之間擺盪，雖然在行為上我不自禁的逐步做出符合社會制式的要求。

至於警察的散漫，總歸一句：警察太忙了。這麼一點女人的小事，是不會讓警察立大功的。在警察獎懲制度下做事過日子的人，這當然不是警察的錯，乃是制訂這套制度環環相扣的集體父權意識型態所種下的因。（事實上，執行此番意識型態確實付諸實踐者又似乎得以免責，真不知道該如何檢討起。）而我的錯在於平日對警察的反省全流於僅存腦袋瓜中的形式批判，在緊要關頭，我仍自然地仰賴另一種新好男人的拯救（王蘋語）；我根本沒有身體力行過對於警察的批判，也沒有於深層意識中內化己身可能的力量，所以我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跟蹤反制可以大過於警察的出擊緝捕。這種流於形式的批判，也反映在對暴力同情的這事上：儘管平日口口聲聲述說暴力的不是，任何一種以暴力形式存在的「正當」手段都該受到質疑，然而我的這個質疑卻沒有在緊要關頭立即發酵，反倒是不由自主幫起這個歹徒設想其行使暴力還真是危險。我真是愚蠢的可以！總之，一切脫離實踐層次，僅存在於口頭上腦袋瓜中的批判，似乎都經不起臨場測驗的試煉。

而今天，要我再為此事哭泣也真的變成一件難事。這個已是多年前的舊事，再過數個月，都將成為上個世紀佈滿蛛網的陳年無聊事，到時可能連提起的勁都沒有了。等我垂垂老矣，兩鬢白髮，幽幽地再說起這個故事時，恐怕我能記得的也已不多。既是如此，那一切就由時間做最後的決斷吧！我又何苦費心地記下這不堪回首的記憶，還深怕遺漏，記得不全？而在同時又害怕記起關於這一個鐘

頭的一切，盡其可能搗毀丟棄關於這一個鐘頭的任何歷史物件？

曾經停留過這個房內的物品，尤其是浴室內曾經所用的一切，全部不留。這些物品的存在就猶如這個鐘頭這個房間的物質性時空的凝止（張小虹語）。然而就在我一面丟棄得以延續這個房內記憶的所有物件的同時，又一面心懷焦急的以文字記載關於這一個鐘頭的一切以抵擋遺忘。

我矛盾嗎？

一點也不。

不愉快的歷史物件如何構成？

凡是屬於這個房裡的物件，房裡置放該物件的角落必定與該物件產生彼此互映的相屬關係；反過來說如果某物未歸回原位，我會感到此物與此時的周遭空間彼此不適甚至礙眼。這個不適來自於物與原來空間關係彼此互映的協調性受到破壞所致，因此即便這些物件脫離了原來的空間而出現在其它空間，這個物件仍舊細說突兀。這個突兀不但指出了當下與之輝映的空間不對，在此同時也不得不再次重現原來屬於這個物件的房內角落。

於是儘管我已不再置身於這個房裡，然而只要這些物繼續得到保存，則這個房裡的佈局、陳設、影像也將繼續得以延伸。尤其房內的每一物件，不但是出自我手擺放，也是我的身體感官從原來的陌生、疏離、無心感受，到逐漸習慣、親切感倍增，甚且與之融洽歡度了最後一個月時光。假如沒有最後一個月深受這個環境的薰陶，這些置放於該房理的物件，縱使留下，對我而言也必當不會發生餘像的效果，這些物件必也不夠格作為凝止該時空的物質性基礎。然而事非如此。就正當我深深喜愛這個為我所一手搭建的空間時，發生了這件事，在我最後一次踏出這個房間時，我回顧，投以最後的一瞥，房內所有物件均遭破壞，既混亂一片，也悉數獲得永遠的定格。

於是，這事帶來了兩重傷害。一在於事件本身對空間本身自在自主的立即破壞，二在於原來空間所給我的舒適寧靜反代之以冷血肅殺貪婪暴力，而兩者全在我一經離開後就再無重新寫就的機會。更進一步來說，這些物所凝止的，不單是我細心建立的恬靜時光，而還同時象徵著這個恬靜時光所遭到的破壞，因此倘若有任何一物留下，它將永遠具備提醒我這事件對我造成的兩重傷害。所以除了書及音響外，全數丟棄。由於書所累積的記憶全在於信念的層次，似無關乎與空間環境的感應，而音響多少也是，雖然它的確是為了這個空間而添置，即便它的外觀也的確時常提醒我它原來置放的空間角落，但是它昂貴啊！更重要的是它曾與我共體時艱呢！

總之呢，摧毀象徵不愉快歷史物件的快感，每每可以為我置換掉悲情、懦弱、坐困愁城的心情，效果不錯，那何樂而不為呢？記得第一次失戀時亦復如此。搗毀愛情信物時的「儀式」操演，其象徵性宣示意義實在遠遠超過其它一切。

既已摧毀關於房內的歷史物件，又不想此段歷史完全亡軼，為什麼？

前段的歷史物件，其背負的不愉快記憶非我種下，但又偏偏非得我來承受，那我當然將其毀之。而之所以不願此段歷史亡軼，乃在於這段歷史確實有異於日常經驗的特殊所在，我既已經驗，又曾深受「無」意識之戕害與困擾，而其血淚倘不以重新寫就，則在時間沖刷下所留存的形貌，將永遠以悲怯和懼怕銘刻之。我如沈默以對，努力壓抑它的曾經存在，而在此同時也不過是再次提醒自己它的曾經存在。「掩藏它不過是承認它的另外一種表現」（傅柯語）。

如今我用我自己的目光重新閱覽並加以描繪，在重新銘刻悲怯及懼怕的同時，似乎也獲得了洗滌的功效。這個重新銘刻的悲怯及懼怕，是完全不同於任由時間沖刷後所殘留的悲怯及懼怕，而是能夠展現我目前置身所在的安全感，以及享有目前解剖重組事件與發現問題細節的特殊快感。事件當下或之後的悲怯及懼怕，完全不及我

目前或將來得以不斷改寫的力量：前者不但失去延續記憶的物質性基礎，也因為時間的過去而將完全喪失俱有目前的定義能力，而我自我的完整，不但能藉由文字的保留而得以進行補綴的功夫，也不會因為時間的過去而失去重新定義的能力。我仍享有目前的我以及將來的我，前者已死，而我仍存活。

現在當我念及此事的任何一幕，已不甚懼怕。有畫面就有故事，縱使畫面與畫面的時間連結也不甚清楚，然而隨手拈來立即的意義呈顯，讓我放心不已。就在我書寫關於此事的漫長過程中，有一日睡覺醒來我還清楚的感覺到，這個人從原來頗具殺傷力且會活動的猙獰影像，竟已然化為平面，成為固定不動容我觀看凝視的對象。我感到十分滿意，不再賴床，興奮如有風的起身繼續我的工作。然而這份工作卻因拖得太久（每天為了避開家人在我打字兼回憶的時間中出現，能夠工作的時機甚短），時至今日這個人儼然已失去我開始書寫時的亢奮對待。

想起這個人，我還真覺得無聊，偶爾可惡。過去有心紀錄他，是為了固著自己意識邊緣及以外的脫序恐懼；現在記錄他，則是為了交出這份作業。而遲遲交不出，只因必需顧及書寫空間的隱密性。

我這「隱密性的配合」有好大一部份理由是出於社會意欲隱瞞的危險性關懷。當然這個關懷是無庸置疑的，只不過這個結構性的「隱瞞」將勢必回過頭去助長性暴力的傷害邏輯。獨就個人而言，當恐懼逐漸退去以後，還得承受必須是滴水不漏的隱瞞壓力，而這個盡其可能完善「隱瞞」的嚴密性要求，就恰是吻合了訴諸於性暴力者的傷害邏輯：利用「願意承認性的傷害乃是對女性自尊、人權最為致命的傷害」邏輯，來達成傷害行為得以被隱瞞的目的，達成得以繼續拿性的傷害作為牢牢實實構成傷害、恐懼的循環性伎倆。

這是一個出於結構性對性的恐懼所造成的必然邏輯。我們不會將工作職場上的單身條款當作藐視女性生計的最無人權的舉措——儘管這很可能關乎著一個家庭的生計問題。然而社會往往不會在此

事上挺身而出，做出捍衛道德的姿態，批判這乃是對女性能力、自尊的最嚴重傷害——儘管社會對個人能力的衡量常常就在於工作上的表現，然而一旦這個個人牽涉到性，尤其是個女性的時候，這個承載尊容的指標可以馬上又換了個標準，說強制性性傷害才是最無人道的行為，強制性剝奪生計權則自動讓位。

整個社會都在努力的製造無關乎「傷害」本身的性道德評價。我所謂的「傷害」指的是如同遭遇一場意外的打劫一般，純粹在身體上、心理上的傷害及恐懼。我無意低估這種傷害的恐懼程度，只不過我想強調的是：一個曾經受到性暴力傷害的人，其最難以平復的傷害不是在於暴力的恐懼本身，而是在於性違常的恐懼本身。這已不單純是訴諸於性暴力者的問題，而更是整個社會相互支撐這種性暴力得以繼續存在的性允諾問題。

如果「將強暴當作是最難得的性高潮」可以發生的話，這絕不是出自於痴人說夢的阿Q心態，而是一種得以完全跳脫（舊）社會性框架的自處之道。因為，免於性規範的限制，才得以免於性恐懼的發生，才是得以免於將性當作是一種傷害的致勝籌碼，以正視暴力本身，而非那些針對性所發出道德評價。

倘若「將強暴當作是最難得的性高潮」的社會「性意識型態」還未發生，那麼至少這可以是個人私自逃脫的難得路徑，餘下的就只是暴力的恐懼、隱瞞不周的恐懼、……。而將阻絕恐懼的發生指向社會對性的操弄，至少可以讓恐懼單純一些，畢竟，性已經背負了太多的道德擔子，其沈重性已遠遠超過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來得及逐一感受的程度。

最後，僅盼這些心得整理，真能對有過相同經驗的人及其親人好友發揮最大的安慰作用。